



RECOVERING

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

主编 / 杨国华

# 过去的痛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May Sarton*

[美] 梅·萨藤 著

马永波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

主编 / 杨国华

# 过去的痛

*May Sarton*

[美] 梅·萨藤 著

马永波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00—013

© Norton 1980

© 1980 by May Sarton

© 2001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去的痛/(美)梅·萨藤著,马永波译.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5317-1337-3

I. 过… II. ①梅…②马… III. 日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065 号

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

主编:杨国华

## 过去的痛

Guoqu de Tong

作 者 / (美)梅·萨藤

译 者 / 马永波

责任编辑 / 梁春芳 李相铃

封面设计 / 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7.25

插 页 / 2

字 数 / 140 千

版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5 000

定 价 / 11.0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337-3/I·1373

总序

梅·萨藤——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杨国华

梅·萨藤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出生在比利时沃德尔哥摩。一九一六年随父母到美国。梅·萨藤是美国颇有声誉的日记体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一生写作勤奋，硕果累累，创作了二十多本小说、二十五本诗集和日记。在她创作的二十多本小说中，受到评论界好评的有：《祖父的出生》（一九五七），《小屋》（一九六一），《斯蒂文斯夫人听到美人鱼在歌唱》（一九六五），《爱之种种》（一九七〇），以及《今日留恋》（一九七三）。她的小说着重刻画集优缺点于一身、具有发展潜力、追随自己意志而生活的人物。在不同体裁的创作中，梅·萨藤认为自己首先是位诗人。她的诗歌内容涉及广泛，形式多样，主题多是反应大自然，尤其是园艺种植，如痴如醉的爱情，失恋后的痛苦，永恒的进展变迁，对音乐艺术的倾心以及心灵对沉默孤独的需求。除了写诗和创作小说外，她的非小说创作在美国文学领域里卓有成效，尤其是她的日记文学作品颇为引人瞩目，也正是因为她的日记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她在美国文学史中享有杰出的日记体作家的美誉。梅·萨藤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号在缅因州约

克她的住所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在梅·萨藤前半生的创作生涯中，她的作品富有深刻的精神内涵的一面没有受到评论界的重视，而却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她在早期创作中曾写过一部有关同性恋的小说《斯蒂文斯夫人听到美人鱼在歌唱》，因而被贴上了女权主义、同性恋的标签，这使她深感遗憾。她自己曾说，同性恋部分在她的作品中是微不足道的，她愿意让人们把她看做是一个多面性作家，她的绝大多数作品着重于人类共有的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然而这部小说却是她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妇女杂志以及后来的妇女出版界对她的作品予以极高的赞誉。随着越来越多的读者逐渐对她的作品表示出青睐，尤其是她的日记体文学作品问世后，她开始重新受到舆论界的重视。《纽约时报》称梅·萨藤为美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性格独立不羁、坚韧不拔的人物。《华盛顿邮报》称赞她是位创作成果显著、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同性恋作家。然而毫无疑问，在所有这一切中，她首先是一位思想深沉的诗人，为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她宁可放弃世人所重视的一切。对她来说，艺术创作是她的生命。从她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十四行诗到一九九四年的最后一部日记作品，无一不包含着美丽的鲜花、广袤的天空、辽阔的大海。她自始至终对自己、对人类充满信心，一直到她去世。

一九九七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文系教授玛格特·皮特撰写出版了有关梅·萨藤的生平传记——《梅·萨藤》，受到舆论界好评。美国诺顿出版社认为这

NA 53



本书深刻地揭示出了一位美国文学家的创作及生活历程。梅·萨藤对成千上万的美国读者影响巨大，除了她的小说、诗歌对社会有影响外，最为重要的是她的生活以及她对这生活的记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图书评论界称《梅·萨藤》一书杰出地描述了一位美国主要文学人物的一生。

梅·萨藤的作品尤其受到广大女性的欢迎。新闻出版界称她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在七十年代时，曾有一部电影介绍她在海边居住生活的情景以及她的生平。随着她的声誉在美国与日俱增，九十年代中，有关她的作品选集以及对她作品的评论相继出版。梅·萨藤在美国文学大奖中曾多次被提名。她的诗歌曾获诗歌杂志一九九三年利文森诗歌奖。其他作品相继获金玫瑰文学创作奖、布兰德纪念奖、雷诺兹抒情作品奖。

尽管梅·萨藤写诗创作小说，但最受美国读者欢迎的是她细腻抒情、描写自己生活的日记作品。其中《独居日记》经久不衰，一直是她最畅销的书之一，为此她在美国享有著名日记体作家的美誉。她的书多数是由美国纽约诺顿出版社出版，诺顿出版社对她是这样评价的：梅·萨藤是妇女们最好的朋友，她的日记被公认为是文学体裁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尽管日记包罗万象，涉及对日常生活、隐居、痛苦、疾病、欢乐等各个方面，但无疑梅·萨藤在记载描述这些现象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她生活明智，文学创作语言精辟，许多语句本身含有丰富的哲理和内涵，令人深思遐想，为此经常被人们广泛地引用。

美国另一家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称她的日记作品是当代日记文学作品中的佼佼者。她共有九部日记作品，每一部均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九七三年她的系列日记中的第一部《独居日记》出版后使她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尤其受广大女性的欢迎。这部日记的出版标志着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她日益享有盛名。目前她的日记作品成了许多院校研究美国妇女作家作品课程中的主要课题。一位美国评论家说道，梅·萨藤日记作品为她打开了拥有广泛读者的大门，对成千上万主张妇女平等的人们起了重大的影响。她的日记作品的出版是当代妇女自传文学的转折点。她的日记作品受到了美国成千上万读者的欢迎喜爱，正如她在日记中所记载的“每天都收到爱好者的来信，书桌上的信件堆得满满的”。

梅·萨藤去世后，美国许多妇女组织团体均采用她的日记作为自我成长、自我完善课题的讲义。今天在美国设有萨藤学术奖学金，以鼓励有才华的年轻人从事文学创作。

梅·萨藤日记作品风格细腻抒情，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女作家的丰富情感和复杂的心理，读她的日记会使人对日常生活有一种新的认识。她的日记富有创意，在描写大自然、爱情、动物、老年心理状态方面无与伦比。在她创作生涯进入比较顺利的阶段，她选择了独居，先是在纳尔逊过隐居生活，专心写作，继而搬到海边，写作、从事园艺、沉思、倾听大自然的天籁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她以日记形式细腻地描绘周围的大自然、天气、邻居朋友、家务事、动物的可爱、人生的悲欢离合、生命的衰

老退化等。在日记中她经常不断地追述她和世界著名作家的友谊往来，其中有著名文学家以及知名人士伊丽莎白·鲍恩，赫胥黎夫妇，路易丝·博根，弗吉尼亚·伍尔夫，穆丽尔·拉克瑟等。除此之外，每一本日记都详细记载了作为一个女作家对日常生活、心理矛盾、死亡、友谊、孤独以及人际关系等的体验和思考。在这次出版的她的四本日记中，读者可以窥见到她所有日记作品的独特风格和丰富内涵。

《独居日记》记载了梅·萨藤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纳尔逊的隐居生活。书中极为坦率地记述了作家在这段困惑时期里表现出的脆弱及她多方面具有魅力的个性。阅读本书你会觉得作家在和你谈论她的失恋、发脾气、恼怒等。她经常不断地记下每天生活的琐事细节：天气、邻居朋友来访、家务事、买东西、写作外的社会活动（诗歌朗诵、演讲）以及她对政局的看法等等。此外读者同样也会被作家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对动物所表示出的真诚关切之心所感动，会被她优美地描绘出的多变的四季景致所陶醉。

《海边小屋》记载了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梅·萨藤搬到美国缅因州约克后的日常生活。海边小屋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居所。置身于绿色的田野里、广阔的大海边以及蔚蓝的天空下，她感到这段生活是她记忆中最幸福的。在日记中她细腻地描绘了她住宅周围美丽的景致，同时也详细地记载了她内心世界的活动：朋友接连去世的阴影笼罩在她心头，疾病的折磨，对衰老有时显示出的恐惧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对她的影



响。然而，她并没有局限于这些方面，她更多的是记载独居生活带给她的充实的内涵，这充实的内涵使她重新点燃了创作的激情。这本日记是继她的《独居日记》之后的又一本力作。

《过去的痛》描写了梅·萨藤失恋后在缅因州约克一年的独居生活，以坦率、质朴的语言对内与外的双重困境进行了极为真实、感人的描述，表现出作者极具魅力的个性。她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摆脱情感压抑的折磨，她探索了痛苦的起源，孤独的境界和自然之美，也披露了作为诗人和作家那创造性劳动的内在奥秘与风险。她认为，经历人际关系不适带来的痛苦，是自我成长的惟一契机。她对园艺生活的热爱，对动物的关切之情，对老年、社会时尚、友情、个人完美的认识，展示出一个丰富、真实的人格世界。当我们随作者走完创伤愈合的全过程，我们的精神也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梦里晴空》是梅·萨藤七十五岁时的一本日记。作为小说家、随笔作家和诗人，她的文学生涯在这一年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复活——一代新人，尤其是妇女，发现了她的作品，有鉴赏力的读者群不断扩大。她盼望着一个美好的、建设性的未来。就在这时，一次中风无情地袭击了她。她不能写作也无法从事喜爱的园艺，她与痛苦、孤独和压抑搏斗着。这本日记便是她争取健康与自理的记录。在日记中她以近乎残酷的诚实回顾了她早年的移民生活和儿童时代经历的困苦，重新思考了她与过去的关系，探索了经历漫长的旅程回到本真自我的过程，其中生理的脆弱和创造的艰难结合而生的强烈痛苦

让人触目惊心。

梅·萨藤的作品真诚坦率，她敢于袒露自己的内心，她的同性恋经历，她成长奋斗中种种的痛苦、失意与狂喜。她对自己内心的正视有时令读者畏惧，她的坦诚也迫使读者面对自己，剖析自己，从而达到对人性的新的理解。日记中她也随时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写作过程的心理状态。她把写作当做自我支撑的一种方式，写作使她面对自我。

梅·萨藤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经常描写作家自己的老年生活，而绝大多数的日记作家均是记载他们青壮年的生活历程，很少提到他们老年阶段的生活，这一点是她日记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她的日记作品在今天成为很多大专院校研究妇女作家作品的课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她去世后，她的声誉与日俱增，她的作品仍然在出版，日记作品更是需求不断。在她晚年评论界开始给予她极高的评价。梅·萨藤在美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她应有的地位，被誉为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梅·萨藤(May Sarton,1912~1995)生于比利时的沃德尔哥摩。1916年梅·萨藤一家移民美国。1929年梅·萨藤毕业于剑桥中学和拉丁学校,同时开始写诗。17岁时她的系列十四行诗发表在著名的《诗刊》上。

梅·萨藤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小说家、诗人和日记作家。她一生创作了50多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日记、儿童文学和论文。1973年她的《独居日记》出版后,至今畅销不衰。从此,这一体裁成了梅·萨藤写作中的重要部分,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经常出版梅·萨藤作品的妇女出版社称她为“关于创造性、爱和老年无与伦比的作家”。1997年出版的《梅·萨藤传》称她为“已被事实证明了的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女作家”。她曾在多所大学教授过诗歌,包括韦尔斯利大学和哈佛大学,并拥有17个荣誉博士学位,被誉为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马永波，1964年生。1986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同年起在《人民文学》、《花城》、《作家》、《上海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国内外报刊发表诗歌、评论及翻译作品。曾获第六届中国铁路文学奖。出版的诗集有《红鸟》和《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出版有散文集《智慧的生长》等四部。作品被收入《中国新生代诗赏析集》、《九十年代实力诗人》、《第四代诗人》、《99最佳诗选》等数十种选集。

80年代末致力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出版译作有：《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未来的灾难》、《爱因斯坦的圣经》、《自救书》等。译作被选入《里尔克诗选》、《破碎的主观铜像——外国后现代经典》、《希默斯·希尼文集》等。

1978年12月28日,星期四

我曾经想过,到七十岁时再开始写一部新的日记,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年。但时间也许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看看我是否能以这种熟悉的方式使我的生活恢复一种意义感和连续性。

我也需要以胜过眼泪的东西来纪念我和朱迪<sup>①</sup>长期的友谊,三十五年前它在圣菲开始,在这个圣诞节结束了。我们一起度过的上一个圣诞节完全失败了。圣诞前夜当我去瓦尔登养老院接她的时候,我发着低烧,感觉不太舒服。她在那家养老院已经住了七年了。有人警告我她的状况越来越糟,她正在迅速衰老,但我希望与我在这里呆上二十四小时后,她会再次开始适应。最近几年我们一直这样,九月份她在这里过八十岁生日时,我们的确有过一些交流。

过去这数月里,复仇女神一直很警觉,她们一定为了圣诞节早晨发生的事而十分卖力。整夜狂风大作雨声不停,六点钟我在黑暗中醒来,塔玛斯<sup>②</sup>突然在床上呕吐起来(这种情形以前只有一次)。当我试图打开灯时发现

① 朱迪:梅·萨藤的同性恋人,患有老年痴呆症。

② 塔玛斯:梅·萨藤的爱犬。

停电了——没有暖气,没有灯,没有炉子。幸运的是我知道电池灯在哪里,而且它工作正常,于是我可以取下我的床单,把床重新铺好。然后我爬到床上,感到厌倦,为即将到来的白昼而担忧。七点半时我起来,走到朱迪的房间把她唤醒,她的床单也必须换了。我扶她起来穿上干净的睡衣,把她安置在我的床上,然后下楼去看早餐可以做些什么。我不再发烧了,但行动起来仍感十分费力,仿佛在水下游泳一般。我找到了斯特诺罐装冻胶燃料,开始生火烧水。几乎用了近半个小时才烧开两杯茶,我们就用茶和冷麦片当早餐。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习惯在床上打开长统袜,但朱迪对打开礼物已不再感到愉快,所以我放弃了长统袜,去信任的艾米莉·亨廷顿那里为她买了一件礼物让她打开。她拒绝打开包装,对那条优雅的宽松长裤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情形“一路滑坡”,我开始怀疑我应该做出怎样的安排。我把楼下的两个火炉都生起来,给朱迪穿上温暖的毛衣和长裤,把她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坐在书房的火边,膝上盖上一块小毯子。但是她十分不安分,不久就站了起来,奇怪地拖着腿到处转,已完全不是过去散步的样子了。她一点都没有注意今年绝顶美丽的圣诞树,那树上挂着我们共同收集的许多装饰品。

往往很小的小事就能使希望破碎。对我而言就是如此。当一只雄雉鸡出现在门廊窗户边时,在全然的沮丧中这景象如此令人目眩,以至我叫出声来,“快来朱迪,快过来!”当然,她没有来。我发现她正在书房里拖着腿乱转,当我把她拖到窗前,那只雉鸡已经无影无踪。在那

一瞬间我感到朱迪该离开这个地方，和我一起呆在这所房子里已毫无意义。

慢慢地，十一点的时候灯亮了，暖气也热了起来，我煮好了鸭子，把午餐端给她（我感到有点恶心，无法下咽），我终于决定那个下午就把她送回去。幸运的是一路上我们都听着车上无线电里播放的颂歌，车窗外是一片生动的天空，阳光透过紫黑色的云层，照在大片的林中空地上。那次驱车行驶便是今年的圣诞节了。

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因为只要朱迪在这里度假，甚至只是“部分地”在这里，只要我能重新创造出过去的一点魔幻气氛，那种牛津街一百三十九号和剑桥赖特街十四号圣诞节的欢乐，哪怕几天几小时，我就还有家。甚至强过于此，因为家人们的交流常常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朱迪和我三十多年来始终可以达到无言的理解。现在没有一个人以我和朱迪的方式让我感到完全“自在”。她了解我，我的缺点及一切，很久以前就已接受了我，我的缺点及一切，就像我拥有她一样，因为这是真正的爱。

现在这已成过去，一个仁慈的过去。我面前放着我和朱迪的一张照片，我们俩都在愉快地微笑，那是在格林斯岛的码头，是我们和安妮·索普在那里的最后一次逗留，我们正要乘船离开。随着朱迪年岁渐长，我们永远放弃了这种旅行。她的头发像一顶光滑的白帽子，和男孩子一样，这让我想起她在史密斯学院的朋友们习惯于叫她毛格利。

一个奇怪的没有温柔的圣诞节。甚或只有陌生人的

温柔,因为我收到了大量关于《报应》<sup>①</sup>的信,有几个人还恳求我再写一部海边日记。“它们仿佛是特别的礼物,有助于我生命的恢复……对于我,你始终是一个亲密的朋友。”有时我会惊异,谁会不受伤?谁能真正地康复?

对于我,那作为治疗师来到我身边的总是诗歌。当我偶然翻到《诗刊》十二月号中威廉·海因的这首诗时,那真是一个充满启示的瞬间:

### 田 野

每个圣诞前夜,外面  
黑色的田野中雪在孤独地闪光,  
我合上双眼:很快  
那字迹再次出现。

死榆树和栗树的根须  
在地下,发红。  
这词语永远不会消失,  
我的朋友们——似乎我们并不知道。

12月29日,星期五

圣诞前夜发作的流感现在已经转变成我父亲称之为

① 梅·萨藤的一部小说。





为“我曾有过的最严重的感冒”。直到生命的晚期他仅有的病症就是反复发作的感冒。忘记了上一次的情况，他每次都确信现在的这次才是最严重的。令人惊异的是，在痛苦过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地将之遗忘。这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毫不怀疑那看似无限的复原能力，那些根“在地下，发红”，海因在他的诗中这样说过。

科利特说：“我相信有比我们称为受苦的虚掷光阴更紧迫更荣耀的职业。”我推断，她指的是纵情恣肆，法语中就此有一个短语，“享受痛苦”，意味着去爱你自己的痛苦并沉醉其中。

另一方面，穿越痛苦的惟一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过去这一年我遭受的太多的精神创痛。将痛苦拒之门外就是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不是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甚至最可怕的打击，都不是没有用处的，每件事情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人格结构，正如食物必须进入我们体内一样。

就我而言，过去这一年我的精神窘境一直是如何与无法接受的一切和平共处——在妥协成为智慧的一部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我的老朋友波林·普林斯所谓的“你对绝对的渴望”似乎是压倒一切需要的地方。至少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要求绝对也就像我有时那样，是要成为一个破坏者。所以贯穿过去这数月的词语始终是“接受，接受”。像我大部分时间做的那样，每当我反抗这种接受时，我感到自己是多么顽固！

这十二月早晨的光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朴素，像